

朱伟杰
马昇嘉

著

神药

江苏
少年儿童
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身患红斑狼疮的小姑娘川凤，在妈妈的陪同下，从贫困的四川山区来到江南小镇求医。身心曾受过创伤的小镇名医王春来一心想赚钱，拖延医治时间。小镇少年小林、阿发、盛阿大等想方设法帮助生活极度困难的川凤。为了摸清“祖传秘方”，他们跟踪上山采药的王春来，被堵在人迹罕至的溶洞里。川凤为了救伙伴，也深入溶洞。一群孩子生命垂危……

小说塑造了川凤、小林、阿发、盛阿大等少年形象，歌颂了纯真的少年友情和炽热的人间真爱。



朱伟杰,男,1947年生,现任昆山市教委副主任;马昇嘉,男,1949年生,现任中共昆山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两人多年合作,耕耘于儿童文学园地。著有儿童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多部,本书是他们出版的首部长篇小说。两人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目 录

1	千里寻医	1
2	一见面就熟	5
3	发黄的祖传秘方	11
4	“武林高手”连跌三跤	16
5	让我少吃点药吧	22
6	好心人	27
7	悠悠往事	32
8	免得爸爸牵挂	38
9	理应帮一把	43
10	打赌	47

11	一计不成	52
12	被你猜中了	57
13	心都到了喉咙口	61
14	哪来的血迹	66
15	小福尔摩斯	72
16	得来全不费工夫	79
17	儿子倒拉上了	84
18	你再给拿个主意	89
19	三个臭皮匠,顶不了诸葛亮	94
20	遇上骗子啦	100

21	真的别表扬我	104
22	谎报军情	109
23	味道好极了	114
24	动手动脚是小狗	119
25	过了一把瘾	123
26	怪事	128
27	跟着一条“尾巴”	134
28	花花是只瞎眼猫	139
29	还不快上山去	144
30	快救救我	149
31	更重要的	154

1 千里寻医

阳春三月，江南田野风景如画。

粉红的草花、金黄的菜花、翠绿的麦苗，镶成了一块绚丽的地毯，不断地向天边伸展。

远处，几座连绵的山峰白云缭绕，透露出几分葱郁，更给仙境般的水乡增添了诗意。

这景色，谁见了也会忍不住多看几眼，甚至赞叹几声。

川凤和妈妈却无心欣赏大好春光，埋着头匆匆行进在郊区的机耕路上。

午后的太阳斜斜地悬在空中，照得人昏昏欲睡。妈妈关切地询问走在身边的女儿：“川凤，还走得动吗？”

“我能走，妈妈！”川凤浅浅一笑，咬着牙加快了脚步。

望着女儿挂满细汗的脸庞，妈妈的心犹如刀绞似的疼痛。她忍不住暗暗擦了一下眼角……

母女俩不是本地人，她们的家乡远在千里之外，在川西的一个山沟里。

川凤的爸爸、妈妈都是农民。一家三口虽然日子过得十

分清苦,但非常和美。尤其是川凤上了村小学后,年年都有“三好”奖状拿回家,爸爸、妈妈常笑得合不拢嘴。他们把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川凤身上。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三年前,川凤突然患上了一种怪病。那是一次感冒过后,川凤几个月断断续续地发烧不退,而且食欲不振,浑身乏力。最可怕的是本来粉嫩的瓜子脸上,暗暗透出了许多蝴蝶形的红斑。

爸爸、妈妈吓坏了,凑了钱带着川凤去县医院求治。医生告诉他们:孩子患的是“红斑狼疮”,这种病可以“缓解”,但很难根治。

果然,川凤住了十几天医院,又配了药回到家里服用,病情好转了不少。但是,隔了几个月,毛病又犯了,而且情况似乎更为严重,连走路都感到困难。川凤曾跟着梁老师习武,后来也不得不停止了训练。

爸爸、妈妈不相信世界上有医治不了的毛病。3年来,他们几乎变卖了所有能变卖的家产,带着川凤上过成都、西安和重庆,然而带回的仍然是失望。川凤时断时续地上着学,病也是时断时续地发作着。

多少个夜晚,望着熟睡了的女儿,爸爸、妈妈止不住泪如泉涌。

爸爸说:“没想到川凤这么命苦,小小年纪会摊上这种治不好的毛病……”

“不!”川凤妈妈有着山里人的倔强,“我不死心!哪怕走遍天涯海角,我也要为川凤找到神医神药!”

一天,梁老师兴冲冲地举着一张报纸来到了川凤家,连声道:“好消息,好消息——川凤治病有指望了!”

“什么,您说什么?”爸爸、妈妈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瞧——报纸上说的，江南茜浦镇有个土郎中王春来，家有祖传秘方，治红斑狼疮可说是十拿九稳，药到病除！”

“这下咱们的川凤可有救了！”川凤妈喜欢得直抹眼泪。

“梁老师，您再说一遍，那郎中在什么地方？”爸爸问道。

“江南茜浦镇！”

“江南，茜浦镇？”爸爸又问道，“那有好几千里地吧？”

梁老师说：“我们在长江的这一头，江南在长江的那一头，该有几千里路吧！”

“几千里路？”爸爸呆了半晌，叹了口气，“别说医药费，光是这路费，咱们也凑不齐呀……”

“不，”妈妈说，“哪怕砸锅卖铁，哪怕要饭走着去，也要为川凤治病！”

“嘿，说得倒轻巧。”爸爸指了指四壁，“你瞧有什么东西可以砸，可以卖？再说，川凤那身体，能走吗？”

屋里的空气顿时沉闷下来。

梁老师看看这家，除了一张裂了缝的小方桌，以及土炕上的两条破棉被，哪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就不由得有点眼涩。他掏出一张纸币，说：“我这儿有50元钱，先凑着，再找乡亲们想想办法吧。”

夫妻俩推辞了一阵，也就收下了老师的一片心意。

为了筹集旅费和医药费，川凤爸妈东借西挪地跑了一个多月。最后，连学校里的学生也五毛一元地捐了款。川凤妈这才带着女儿出了门。她们乘了汽车换轮船，离了轮船上火车，辗转来到了江南这个小县城。

川凤妈刚想掏钱买汽车票，川凤制止说：“妈，您看县城到茜浦镇才十几里地，我们走着去吧！”

“你怎么能行呢？”

“妈，我能行，再说时间还早，我们走走歇歇，总成了吧？”
川凤缠着妈妈不让买票。

看看越来越瘪的手绢包，妈妈狠狠心肠，缩回了手。

母女俩问了路，就结伴向茜浦镇走去。

走到半道，她们发现路边有一棵高大的香樟树，那浓郁的树冠就像一柄巨伞，挡住了午后的阳光。树阴下，有位七十多岁的老大爷正靠着三轮车把歇气。

老大爷打量了母女俩一下，微笑着开口说：

“听两位口音，不是本地人吧？”

“我们是从四川来的。”川凤见老大爷很是和蔼，就抢先答道。

“哦，大老远的来走亲戚？”

“不，”川凤说，“我们是来找医生，看毛病的！”

老大爷又打量了一下母女俩：“这么说，你们是找王春来医生的？”

川凤妈眼睛一亮：“这位老大爷，您认识王医生？！”

“哈……”老大爷捋了一下白胡子说，“你们遇见我，也算是巧了——我是看着他长大的哟。”

“老爷爷，您快带我去找王医生！”川凤一下站了起来。

老大爷拍了拍车兜说：“要我带你去容易，但要找王医生治好毛病就不这么简单了。”

川凤妈心里咯噔了一下，急着问道：“不是听说他医术很高吗？”

“医术倒是不坏，不过……”老大爷支吾了一下说，“别管他，只要能治好毛病就成。走吧，你们去见了他说。”

2 一见面就熟

茜浦镇，这是一个充满时代气息的水乡古镇。

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穿镇而过，把镇区划成了两半。路的西面，保留着古镇的原有风貌。这儿傍湖靠山，相传曾是春秋时期吴王养鹿狩猎的乐园，几千年来少经战火，商贸兴旺，许多有钱人在这儿购地筑屋，形成了偌大的集镇。黑瓦黛墙，小桥流水，以及窄窄的石板街和斑驳的古塔，形成了一个很有特点的旅游胜地，令利用节假日前来游玩的都市居民大饱眼福，流连忘返。

古镇人很聪明。他们并不因为保护古镇而拒绝接受都市现代文明。他们在马路的东面新建了一个“开发区”——这里厂房林立，高楼栉比，商场、宾馆、银行、学校、邮电所、卫生院一应俱全，俨然是一个现代化的新兴集镇，与路对面的“老区”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风格。

茜浦镇的居民大多数很富足，王阿发家则是这个镇少数最先富起来的家庭之一。

早在5年前，当王阿发的同学还住在又旧又老的平房里

的时候，他的爸爸已在镇梢头建起了一幢三层楼住宅。听说当时花了十几万元钱，阿发不知这数字究竟有多大，但知道房子盖得确实漂亮。那屋顶飞檐翘角，屋脊上还安了两只怪兽，二三楼的阳台都装上了铝合金窗子。屋子前有一个很大的庭院。院子里挖了一个小池塘，养了许多金鱼，池塘边都铺上了草坪，平时既可打打拳练练身体，又可以翻晒草药。至于屋子里面，装修得也非常考究，卧室都安上了挂壁式空调，一年四季都像春天那样舒适。对这一切，同学们都非常羡慕。阿发打心底里感到自豪。

更使阿发感到骄傲的，是他有一个好爸爸。爸爸挂牌行医，远近闻名。每天都有好多病人前来求治，治愈了，还会送上锦旗绣匾，上面写着“再生父母”、“妙手回春”之类的话，可见爸爸是多么的了不起。

不过，阿发自己在学校里却不怎么争气。不知是脑瓜子不好使，还是看电视、打游戏机花了太多的时间，总之阿发的考试成绩不理想，常常跟五六十分打交道。

今天，班级里进行数学单元测验，老师批好考卷发还给了同学们。阿发一看，分数又是红的——52分！是班级里52名同学中的最后一名。老师说，考卷要带回家交给家长签名，然后订正好了再交来。

放学后，阿发无精打采地往家里走。几个同学邀他去邮电所隔壁玩电子游戏机，他也没兴趣。他知道，今天回到家，少不了要挨爸爸的一顿臭骂，弄得不好，屁股上可能还要挨上两下子。这种情况，谁还有心思去玩儿？

推开自家的院门，阿发见妈妈正在把翻晒草药的匾往屋里搬，小心问道：“妈，我爸呢？”

“上山采药去了。”阿发妈说。她问道：“你找爸有事？”

阿发回答道：“我没事，随便问问。”

阿发就帮妈妈一起往屋里搬药匾。等搬得差不多了，又见妈妈心情很好，他从书包里掏出试卷，说：

“妈，今天又考试了，老师要您签个字。”

阿发妈接过试卷，两眼一扫，说：“又是红灯。你瞧，十道题错了六道！”

“不是错六道，”阿发辩解说，“是四道全错，两道半错半对。”

“那还不是一回事？”阿发妈说，“瞧你爸回来怎么收拾你！”

“妈，您快签了不就成了？”阿发缠着妈妈说，“下回我保证考及格。”

阿发妈嗔怪地往儿子额头上点了一指，在试卷上歪歪扭扭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阿发如释重负，从屋里取出一张板凳，坐到院里的水泥台前订正错题。改了两道，下面的几题却怎么也做不出来，阿发不由得抓耳挠腮，不知如何是好。

正在这时，院门忽然响起了轻微的笃笃声，接着又传来一句怯怯的问话：

“请问，里面有人吗？”

“来了！”阿发一跃而起，冲过去打开了院门。

门外，站着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子。那妇女身穿一套洗得发白的蓝色布衣裤，一脸疲惫的神态；那女孩扎着一条马尾辫，穿着蓝底小白花衣服，白净的脸蛋上隐隐透出几块红斑，风尘仆仆的样子。

“妈，来客了！”阿发喊。

阿发妈应声到了院子里。

那妇女小声问道：“请问，王春来医生住这儿吧？”

阿发妈点点头，说：“快屋里坐。”

小女孩好奇地打量着院子里的池塘和草坪，最后把目光落在了阿发的试卷上。

阿发见状，下意识地用手按住试卷左上角的分数。

女孩子眼尖，瞥了一眼说：“你叫王阿发，五年级？”

“嘿嘿，”阿发点点头，“你呢？”

“我叫张川凤，也是五年级。”川凤说，“可是我已经十多天没上学了。”

阿发同情起来：“你是来看病的吧？别着急，我爸医术高着哪，好多人都生你一样的病。对了，叫什么红斑狼疮，都给治好了！”

川凤兴奋地憧憬着病治好的那一天，说：“等我病好了，我就能和你一样，天天上学了。我还要继续当三好学生。”

这回轮到阿发羡慕了。他不好意思地说：

“我可从来没当过三好学生。要是每次考试能及格，我就高兴死了。”

“是吗？”川凤低下头仔细看了看茶几上的考卷说，“这几道题也不算难，你怎么都错了？”

“嘿嘿，”阿发搔了搔后脑勺，红着脸说，“都怪我脑子不听使唤，别说考试时心慌，就是眼下，我都订正不过来。”

“这好办，我来教你。”川凤大大方方地在阿发身旁坐了下来，指点他改正错题。

阿发听得住不住地点着头。

阿发妈从屋里出来送客，见两个孩子正说得热乎，便说：“瞧这两个小孩子，一见面就熟——阿发，天不早了，客人还要去住店呢！”

“妈，你不见人家正在帮我订正错题?!”阿发埋怨他妈妈出来得不是时候。

川凤妈忙说：“没关系，我们等一会再走不迟。”

好不容易等阿发把习题做完，妈妈对客人说：“真该谢谢了，我这孩子光知道顽皮，就是读书不动脑子——你们明天早点过来。”

母女俩正要告辞，阿发自告奋勇说：“川凤，我来送你们去旅店——我知道哪儿省钱!”

“这还像懂事的样子!”阿发妈笑道，“早去早回!”

三人出了院门，阿发更加活泼，说：

“开发区那儿的宾馆好是好，但听说住一晚得花 80 元钱。我带你们到我同学家承包的旅馆去住，那儿一个房间只要 20 元钱。”

“20 元钱?”川凤吐了吐舌头，“有没有更便宜的?”

“这是最便宜的了，好多看病的人都住在那儿!”阿发说，“那地方也不差，叫‘迷楼’，一听这名字，你就觉得很有意思吧?”

“为什么叫‘迷楼’?”

“我也不太清楚。”阿发说，“听大人说这楼是一个大官造的，原来里面的楼房有好多进，每一进楼房都兜得通。我爸小时候常常去玩捉迷藏，最后总是不知道从哪儿出来——大概这就是‘迷楼’的意思吧。”

正说着，阿发用手一指说：

“这不，到了!”

川凤抬头一看，见那“迷楼”是一个两层楼的老式大院，门口还蹲着两只残缺的石狮子，怪吓人的。

“泉根爷爷，来客人了!”阿发冲里面大喊了一声。

“来了!”院门口走出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一见母女俩,就朗声笑道:“原来是你们俩——房间我早准备好了。”

“老爷爷!”川凤亲热地叫道。

阿发惊讶地问道:“你们早认识?”

“哈哈,”泉根爷爷说,“你认识,我还能不认识吗?”

阿发莫名其妙地搔着后脑勺……

3 发黄的祖传秘方

把最后一把药草塞进鼓鼓囊囊的背包，王春来站起身子。夕阳已落到了自己的脚下，他决定下山回家。

上山时一身轻松，倒不觉得累，现在忙了半天，又背着满满的药包，他感到脚下有点沉重。翻上山脊，走到一块凸出的山石上，他解开外衣钮扣，点燃一支香烟，坐了下来。

放眼望去，广袤的田野笼罩在一片暮霭之中。近处，茜浦镇新老两区历历在目。开发区内，新楼连绵，高低错落，煞是好看，而老镇区那一大片低矮的黑瓦屋顶，就显得有点黯然。但是，他自家的那幢三层楼房高高耸立着。王春来不由得对它多看了几眼，嘴角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

一阵山风徐徐吹来，令王春来心旷神怡。看看眼前的景色，想想过去的曲折经历，他的胸中油然而生沧海桑田般的感慨。

王春来家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块丰腴而又贫困的土地上。父亲王雨亭告诉他，他的上五代曾祖父年轻时穷得日子没法过，就到山里的道观当了一名小道士。有一年地方大旱，颗粒